

回首來時路

瀛苑副刊

1979年我參加全國視障生甄試，僥倖考進淡江大學歷史系，成為當年許多學子夢寐以求的大學生。汗沒有白流，工夫沒有白下，苦也沒有白受，終於可以替自己、替家人爭一口氣，誰也沒有想到一個多重障礙的鄉間孩子，所唸的也不是明星學校，能擠進大學之林，那年最欣慰的莫過於媽媽了。小時候，有人懷疑我是否養得活，甚至親戚也建議將我拋棄，但慈愛的父母沒有這麼做。從1979年9月30日下午三時起，我正式和淡江結下了不解之緣，直至今日，同時，也與不嫌棄我的同學，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情誼。

我熱愛歷史，能讀這個系是上蒼的恩賜。記得我還曾想考歷史研究所，之後因為了解其間的難處與各種限制而作罷。我和以往一樣熱中音樂，尤其是到學生活動中心彈琴的感覺，那裡的鋼琴聲和彈琴的心情，都是讓我難以忘懷的經驗，由於我沒參加鋼琴社，只能靠打游擊（也就是學校在有限的鋼琴資源中，騰出二台琴讓鋼琴社排時間給社員練習，位置都在活動中心樓上）。我經常利用課餘時間到中心探查是否有人有事情不能來，我就可以練習，那種懷著興奮的心情而去，經常敗興而歸的感覺，整整陪了我三年有餘，只有少數幾次被我矇到了，雖然練琴很辛苦，但比高中時代沒有琴可彈，實在好太多了！

我喜歡運動，大二那一年，無意間發現通往水源地的路十分平直而且夠寬敞，危險度也不高，於是就決心要利用閒暇去跑步，起先是晨跑，體力不錯或心情不好時，連黃昏都不錯過。我常在水源地聽農夫們拔菜，聽學生騎著摩托車去洗車，也在那兒思考如何解決困難的方法。我曾經企圖與自己比賽，就是以手杖護住身體，在起跑時看錶，到終點再看一次，看看今日有沒有比昨日更快，記得我的最高紀錄是從住處跑到終點，全程約一·二公里，跑了廿九分鐘。在這幾年跑步期間，自然摔過，也因撞到障礙物而受傷，甚至摔到水溝裏或踩到不明的物體（如水管、果皮等）而嚇出一身冷汗，許多朋友都笑我「老尤，你太胖了！」，我想告訴他們，如果沒有在後山晨跑的經驗，可能我會更胖。

在四年求學的階段裡，我沒有豐富的社團經驗，沒有浪漫且轟轟烈烈的愛情生活，沒有拿過任何獎項，也不曾打過牌、摸過麻將、跳過舞、爬過山，沒有擁有許多朋友的眷顧（也許上帝覺得給我的資源已經夠用了），談到玩耍，更是寥寥可數，感覺多了四年唸書的機會，彷彿是高中生活的延續（我始終不覺得我在過大學生活），但我永遠了解一件事，那就是「機會難得」，一定要做一些事。大二下我開始自修心理學，大四時開始研習大眾傳播，並強化校園民歌的背譜能力，以口琴取代鋼琴，盡可能讀一些文學名著，如莫泊桑的小說選、雨果的悲慘世界……等，甚至我還編織留日的夢，自己偷偷的去學日文，沒有告訴任何同學，雖然成果不彰，但我已盡了力。記得剛進淡江的時候，有人問：「你們盲生是保送進來的嗎？」我回答：「不，是經過甄試考進來的！」好像他懷疑我的實力與程度，我決心努力，做一個有料的大學生。

在四年歲月裡，我延續國高中時代的孤獨，但拼勁殺死孤獨的細胞。除了上課外，大三時，我開始聽一些有興趣的課程如普通心理學，大四時更克服困難，旁聽大眾傳播導論、歐洲近代史，偶爾也去逛逛書店，花最多時間的莫過於報讀了，同學將教授上課的內容整理後，到宿舍讀給我聽，我再用點字機一點下，與找人錄有聲書籍，我知道自己沒有別人聰慧，唯有多唸一些書培植實力，才是畢業後入社會和人競爭的本錢。

四年如電光火石般成為深刻永植心田的回憶，步出校園後，除了該拿的文憑，就是一疊疊辛勤點譯的上課筆記，一盒盒費盡心思請人錄製的有聲書，當然還有一份面對不可知未來的徬徨憂懼與挑戰心情，相信這是每位社會新鮮人都必經的歷程，但對我的考驗可能更為嚴苛，因為我不想去學做按摩、學算命，看來就只能失業在家了，不願受命運擺佈的我，自然想離開家，到外面闖蕩一番，以淡水為根據地，再重新出發，是我當年的想法。

在此，我感激曾經直接或間接協助過我的同學，他們犧牲黃金時間為我報讀筆記，陪我用餐，沒有這些學友的幫忙，我的大學之路將更為坎坷，沒有某一些人的刺激，就很難展現生命的價值。

畢業廿年了，相信每一位同學的臉頰都多少有些歲月的痕跡，也多少有些白髮，而我唯一可以傲視之處，就是白髮可能比大家都多。我何其有幸和大家同窗四年，這是本人莫大的緣份，我還住在淡水，也與淡江多訂了廿年的情，緣份需要把握，情誼需要維護，相信同學會又是一個惜緣造緣的開始。我期待，畢業廿年之後舉辦的同學會能圓滿順利成功！

2010/09/27